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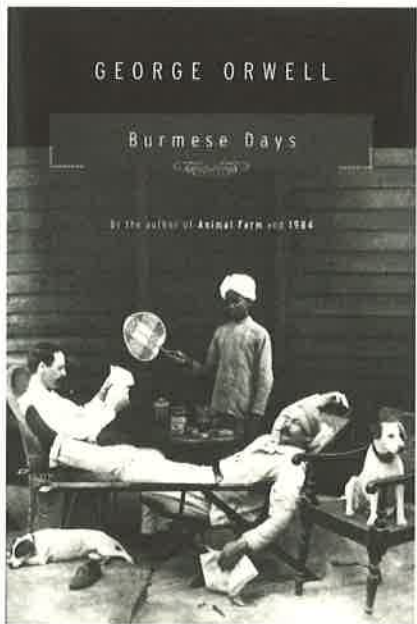
剛過去的五月，劇場重開，大批劇迷餓了半年，回到劇場，都有種找回自己的感覺，一掃幾個月來的納悶。我當然不例外，而我看的第一套劇，就是「浪人劇場」的《緬甸歲月》。

為甚麼改編《緬甸歲月》？

《緬甸歲月》改編自奧威爾的同名小說，是他的第一部作品。奧威爾出名的當然是《動物農莊》和《一九八四》兩本殿堂級的政治諷刺小說，反而作為他第一部作品的《緬甸歲月》，倒不是為多數人所熟悉。所以對於今次這個改編劇，第一個要問的問題，當然是為甚麼要改編這本小說上劇場？想改編奧威爾的話，為甚麼不是改編《動物農莊》或《一九八四》？

看完這個劇，我倒想讚賞改編《緬甸歲月》這決定。《緬甸歲月》基本上是本半自傳式小說，故事中的主角 John Flory 可說就是奧威爾自己的化身，故事中的情節，很多亦應該和奧威爾的親身經歷相關。不說不知道，原來奧威爾本身就已經出生於英屬印度，時為 1903 年。雖然後來他跟隨家人返回英國，成功入讀非常有名的伊頓公學，所以過因為考不到獎學金，而他又不夠錢供他讀大學，所以在 1922 年，亦即奧威爾 19 歲的時候，就把他送到去當時還是英屬印度一部份的緬甸當殖民地警察，直到 1927 年才離開。這五年給奧威爾帶來了很多衝擊，加上在當地看到殖民地的高壓統治，這些種種，可說是建立了奧威爾後來的世界觀。所以說，如果我們不單想解《動物農莊》或《一九八四》等這些著作，同時還想了解奧威爾這個人——如究竟他的世界觀從何而來？他究竟經歷了些甚麼才能寫成《動物農莊》和《一九八四》這些作品？——我們就不得不追回去看《緬甸歲月》。而今次改編《緬甸歲月》上劇場，可說是讓觀眾可以更立體的去認識奧威爾這位赫赫有名的作家。

另一個相關的地方，是《動物農莊》和《一九八四》探討的主要是極權統治，而《緬甸歲月》討論的，更多是殖民統治的問題。極權統治和殖民統治當然是不完全一樣，而在香港這個「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地方」上建立出來的城市，探討殖民統治可能更意思。把當年的緬甸和「香港」這個文本對讀，也能打開更多對香港的理解。所以今次改編《緬甸歲月》，於我而言是個意想不到的好選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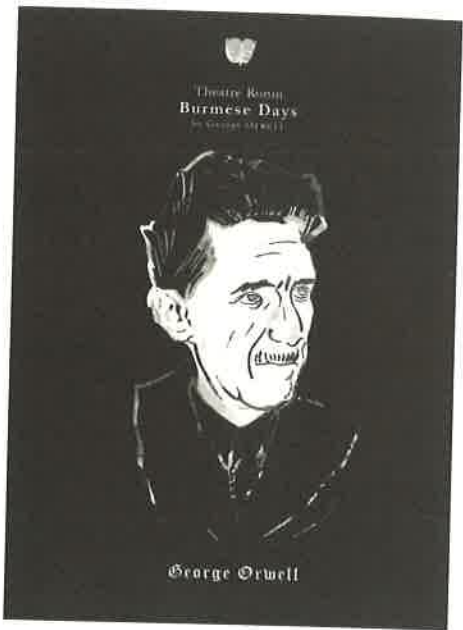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觀點的轉換

那回到劇場的處理上，今次這個改編作品效果如何？我認為毋庸置疑是好的。我喜歡這次劇場處理的原因，很大部份是我認為這次改編的很多手法運用，都和劇中內容和氣氛十分匹配，做到所謂「form follows matter」（形式跟隨內容）的效果，而不是手法還手法，內容還內容的割裂處理。

今次在手法上，導演譚孔文使用了他常用的一個特別手法去處理這個故事。整套劇，差不多每個演員都身兼兩個角色：一方面他們正在扮演劇中某個角色，但同一時間，他們又會隨時抽離，變成一個敘事者，或者一個讀白人，這旁述正在發生的事情，說明自己的想法。更有趣的是，這些不同敘事者又不會是一個猶如上帝般全知的敘事者，他們都只能從有限角度，去描述看到的東西，令觀眾時而投入，時而抽離，造成一個有趣的觀影體驗，亦為投入劇情入，時而抽離，造成一個抽離的思考空間。投入中又有抽離，抽離中又有投入，既感受到故事中的角色感受，又留有思考殖民主義與奧威爾身分問題的距離。而且這些敘事者的觀點不完全相同，這一堆敘事者的觀點互相交錯，就好像邀請觀眾代入不同觀點來看這個故事，讓觀眾遊走於不同觀點之間。

所以，觀眾在欣賞這劇時總是難以完全投入的，每當去到稍為投入之處，這種大量讀白和旁述的處理，強迫觀眾從投入的觀點轉換到抽離的視覺，總叫觀眾又帶有一點距離



感。甚至乎連現場音樂的處理也是一樣，我雖不知道導演為何有此決定，但現場音樂的樂手置於舞台上，有時候沒有燈光打上去，樂手就隱沒於現場之中，音樂就像不知從哪裏來一樣，成為自然的背景音樂；但有時候，現場卻會有大燈光打到樂手身上，讓觀眾清楚見到樂手在演奏。對我而言，這有着某種異曲同工的效果；有時我會不自覺受音樂影響而更加投入到劇情之中，但有時當我清楚看到樂手的演出時，我又會被帶到內容以外，清楚感受到自己正在欣賞一齣劇場作品，帶來一種觀點的轉換。

#### 形式和內容的配合：奧威爾的抽離感

這樣一種處理手法，對我來說不是為了用這種手法而用這種手法，反而是更好地配合了劇中的內容。劇中要處理的一大課題，是奧威爾的身分認同問題。奧威爾（或其化身

的主角 John Flory）在緬甸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身分認同，無論是英國人或者緬甸人，都總是跟自己不同，奧威爾不能完全融入其中。無論在哪个圈子，他都總帶着抽離的目光，以某種「他者」的身分去看世界。所以劇中不停轉換視點，以大量旁白、讀白去處理劇情的手法，可說是讓觀眾直接感受到主角 Flory 或者奧威爾在緬甸生活時的感覺——一種總不能完全投入、與事物總帶有距離的感覺。我究竟是誰？是英國人？還是緬甸人？還是誰都不是？我是個本地人？還是個他者？這些疑惑，是劇中的一大主線，而以大量觀點轉換的手法去處理，正正更好的直接讓觀眾感受到這感覺。所以在這劇中，形式和內容就更好地配合起來。

事實上，在其他細節的處理上，有不少安排都在營造這種主角與其他人的距離。例如劇中 Flory 希望追求的女角、從英倫過來的 Elizabeth 初登場時，很長時間她的聲音都不是女演員自己的聲音，而是由其他演員在後面代為發聲。這安排讓觀眾感受到與 Flory 交談的並不是 Elizabeth 真正的自己——又或者說，劇中其實沒有誰可以是真的自己，可以和 Flory 建立一段真誠的關係。就算是 Flory 的當地情婦馬拉美，和 Flory 的關係又可以稱得上是真誠嗎？劇作安排同一位演員，同時飾演 Elizabeth 和馬拉美，帶出的可能正正是對 Flory 來說這些關係都沒有大分別，他都不是真正的投入其中，也說明了他既不能完全認同自己是緬甸人，但同時也與英國人這身分格格不入的事實。

#### 佛學對「自我」的思考

由此而來，另一個有趣的地方，在於這次改編處理上，導演和編劇加入了一些東方哲學的思考。一方面，這次改編明確地引用佛學思考，去講轉生問題，思考今世他們做的究竟是好事或是壞事、會帶來甚麼影響。

而我覺得更有趣的是，導演在舞台演出、服裝設計方面，都感受到他希望可以在思考奧威爾的身分問題時，帶出有關「無我」的佛學思考。究竟甚麼是我？有沒有一個不變的自我？自我是不是會不斷改變？甚至有沒有所謂「我」的存在？當來自英國的主角 Flory 在緬甸思考身分認同問題時，這種問題都變得更加突出。在這個有關緬甸這佛教國度的故事中，引入這個思考角度，絕對是一次有趣的跨文化對話。

#### 美麗的幻影

最後，不得不提的是今次的舞台設計。舞台上，簡單而黑漆漆的背景，加上透過水折射所造成的光與影，射到舞台各處，除了好看，重要的是成功營造出緬甸是一座「美麗的監獄」的感覺。美麗，但卻又沒有甚麼，讓人有種壓迫的感覺。而且水影讓人感到不真實，觀眾看到的既是 Flory 在緬甸不真實的生活，同時也是「自我」的不真實。

可能就如佛學所言，一切如露又如電，如夢幻泡影，當你一想把其捉住，就有如水中撈月，一切都是徒然。

嚴振邦 @好青年茶毒室 又稱鹽叔，除了討論哲學的時候，一般很少想東西。在遙遠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他的存在，因為他實在是很嘈：聲音就是他的存在。

